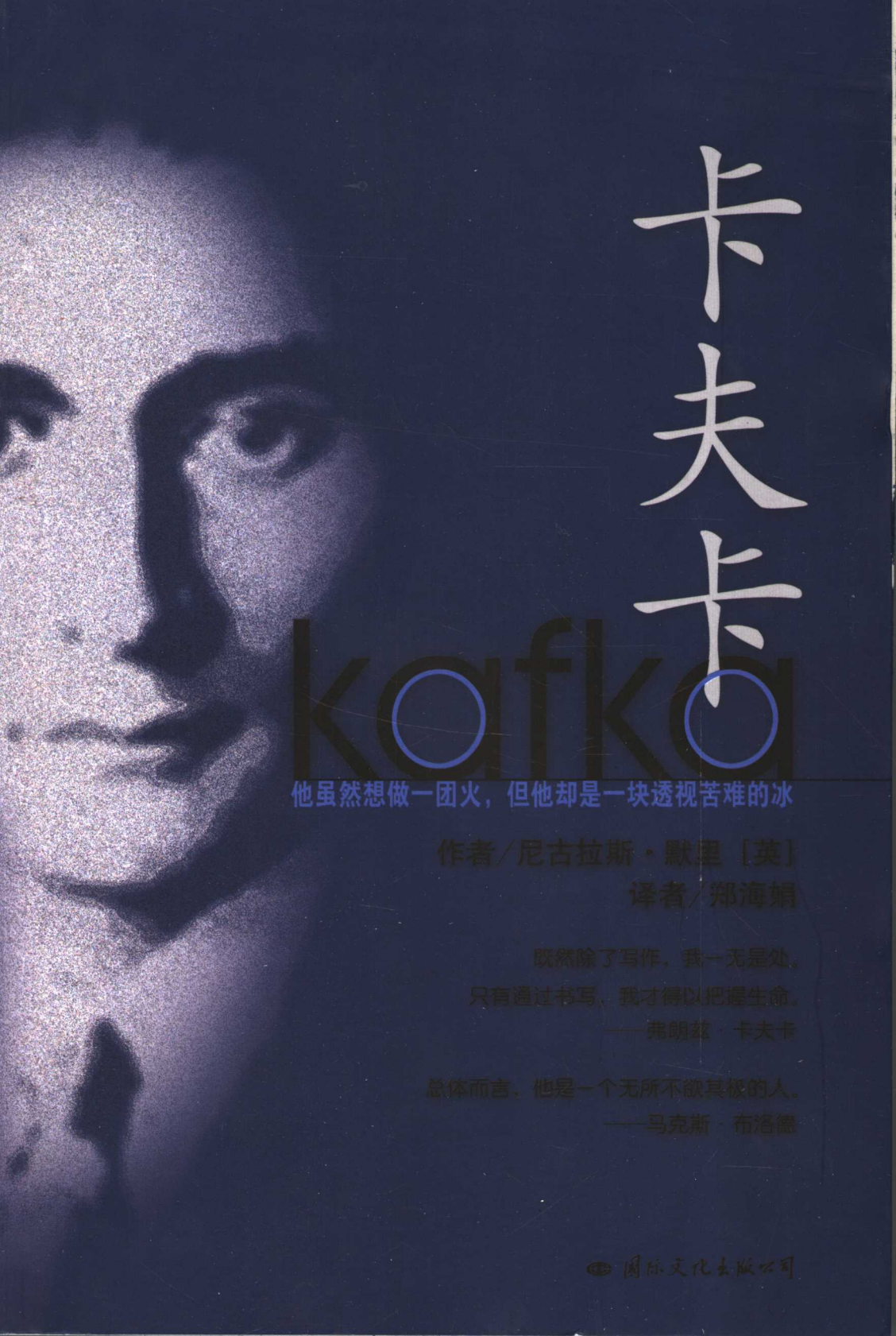




卡夫卡

kafka

他虽然想做一团火，但他却是一块透视苦难的冰

作者/尼古拉斯·默里 [英]

译者/郑海娟

既然除了写作，我一无是处。
只有通过书写，我才得以把握生命。

——弗朗兹·卡夫卡

总体而言，他是一个无所不欲其秘的人。

——马克斯·布洛德



卡夫卡

kafka

作者/尼古拉斯·默里 [英]

译者/郑海娟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卡夫卡/[英]默里著;郑海娟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6.8

ISBN 7-80173-568-4

I.卡… II.①默… ②郑… III.卡夫卡,F.(1883~1924) —传记
IV.K835.21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7178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5-6300 号

KAFKA by NICHOLAS MURRAY

Copyright: © 2004 by NICHOLAS MURRA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IME WARNER BOOK GROUP UK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6 INTERNATIONAL CULTURE PUBLISHING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卡夫卡

著 者	[英]尼古拉斯·默里
译 者	郑海娟
策划编辑	陈元
责任编辑	王逸明
出 版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发 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蓝空印刷厂
开 本	787×980 16 开
	19.5 印张 24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73-568-4/K·077
定 价	32.80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100013

电话:64271187 64279032

传真:84257656

E-mail:icpc@95777.sina.net

卡夫卡

弗朗兹·卡夫卡(1883~1924)是极具原创性的,同时又是让人高深莫测、悸动不安的现代欧洲作家之一。他那神秘而卓越的著作,比如《审判》、《城堡》和《变形记》,已经捕获了数代读者的心,使成千上万的人受到震撼。卡夫卡的生活同他的文学想像力一样与众不同:尽管从表面来看,他从未经历过了不起的大事,但在内心里,他却饱尝折磨。终其一生,他都在同那些自认为不可逾越的障碍作战:严格苛刻的艺术理想、恶劣的健康状况、孤独感、工作(他在布拉格一家半官方的工人保险公司当律师)、同父亲之间的紧张关系、复杂的犹太人身份、为写作而进行的绝望斗争、结婚的愿望(最终全部落空)。40岁那年,他便走完了这痛苦的人生之路。

卡夫卡
kafka

内容简介

本书是二十余年来第一部卡夫卡传记,它为此个藏身于大量具有丰富想像力、令人难忘的著作背后的人刻画了一幅栩栩如生的肖像。本书回顾了卡夫卡和菲利斯·鲍尔那段漫长而无果的恋爱;回顾了他和热情似火的米伦娜·耶岑斯卡的苦恋;以及在生命的最后他与多拉·迪阿曼特共度的幸福时光。尼古拉斯·默里从卡夫卡的这些经历出发,以感性的方式重读他的小说,对这位现代主义大师的作品进行了新的阐释。

作者简介

尼古拉斯·默里是一位著述颇丰的传记作家，他的其他著名传记作品有：《阿道司·赫胥黎传》、《马修·阿诺德传》和《安德鲁·马维尔传》。除此之外，他还创作了两部长篇小说。尼古拉斯·默里目前在威尔士和伦敦两地居住。

责任编辑：王逸明
封面设计：阮剑锋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既然除了写作，我一无是处。

弗朗兹·卡夫卡

只有通过书写，我才得以把握生命。

弗朗兹·卡夫卡

总体而言，他是一个无所不欲其极的人。

马克斯·布洛德

KAFKA 目录

第 1 部·布拉格 … 1

第 2 部·菲利斯 … 93

第 3 部·米伦娜 … 2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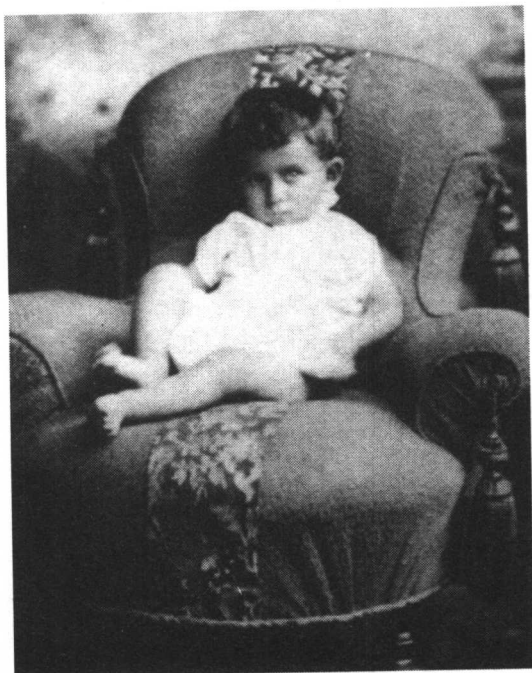
第 4 部·多拉 … 269

尾 声 … 295

卡夫卡年表 … 299

致谢辞 … 305

第 **1** 部



布拉格



* 即亚莫克便帽，犹太男子或男孩戴的一种无边便帽。

——译者注

在布拉格郊区新犹太墓地的门口，接待游客的是一位消瘦而苍老的墓地守门人。他指了指一个放在椅子上的纸箱，请游客从纸箱里随意挑选一顶纸做的圆顶小帽*。在这个寒意料峭的2月清晨，纸帽毕竟过于单薄，游客干涩地笑了笑，信手拣起一顶。在他的肩部正上方，不难发现一块稍嫌污秽的白漆指路牌，上面标着一道细细的黑箭头，写着“弗朗兹·卡夫卡博士。”

这是一个阴霾的日子，1924年6月2日也是一样。正是在那天下午，法学博士弗朗兹·卡夫卡安葬在这片布拉格犹太中产阶级华丽的深色碑林当中。沿着砾石小路走到尽头，游人立刻就会被卡夫卡的墓碑那独特的外形所吸引。这座墓碑是立体派艺术家设计的，碑石呈灰白色，外形类似古埃及的方尖碑，只是下方略窄，上方略宽，碑上刻着卡夫卡的名字和在他之后去世的他的父母的名字。墓碑造型简洁，结构轻盈，朴素而富有独创风格，它与这位有着独特天赋、令整个世界为其着迷又令整个世界为其困惑的作家真是绝配。

如果不知道卡夫卡和布拉格之间的关系，不知道他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事，游客们往往不会在这个城市长期驻留。“卡夫卡就是布拉格，布拉格就是卡夫卡”，卡夫卡的朋友约翰尼斯曾这样说过。然而，今天的布拉格已经

成了欧洲独立国家捷克的首都，当地居民也已不再使用卡夫卡写作时用的语言了。卡夫卡出生于 1883 年，当时的布拉格是奥匈帝国的几个重要城市之一，而奥匈帝国则处于哈布斯堡皇室二元君主执政时期，官方语言是德语。卡夫卡是犹太人，但在当时，布拉格的犹太人几乎被全盘德国化了。这样的背景对任何作家来说都已经够复杂了，而相对卡夫卡来说，这更成为了他那复杂的作品和痛苦的个人生活源泉。他惟一想做的就是写作。他说过：“除了写作，我一无是处。”但周围的环境却障碍重重：一个冷漠的家庭、一份要求苛刻的工作、糟糕的身体状况、结婚的理想屡屡破灭。他的作品所具有的独特风格——如今被称为“卡夫卡式风格”——就源于这种没有归属感，即在一个神秘而满含敌意的世界里无法找到归宿的感觉。在负疚感上，卡夫卡就像《审判》(The Trial)中的约瑟夫·K 一样，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受到正式指控的被告，一个没有犯罪行为的罪犯；在孤独感上，他就像《城堡》(The Castle)中的土地测量员一样，为了在城堡中明确自己的位置，不敢违抗令人莫名其妙的命令；在对新生活的憧憬和个人的重塑上，他就像《失踪者》(The Man Who Disappeared)中年轻的主人公一样；在自我分裂的痛苦上，他就像《变形记》(Metamorphosis)中化身为甲虫的推销员格里高尔一样。

但是，如果据此认为卡夫卡是一个敏感柔弱、只能逆来顺受的人，则是十分荒谬的。卡夫卡宁静、善思、孤独的性格也有热情、睿智的一面，他不但能够敏锐地感知生活中的苦痛，而且善于发现生活中的乐趣。在布拉格，他有自己的朋友，他的身边有一个由著名作家、知识分子组成的活跃而激进的圈子；他的事业一帆风顺，在同事中有不错的人缘；他喜欢到乡间旅行，也乐于从事户外活动；尽管他的主要作品没有在有生之年发表，但作为一名作家，他在生前虽然名气不大，却备受好评。女人们常常被他的魅力吸引，他也乐于同她们相处。不管私下里他如何忍受恐惧和孤独的折磨，事实上他都为每一个和他交往的人所喜爱。

卡夫卡去世后，他在世界文坛上的地位得以确立，一些人渐渐习惯把卡夫卡看作一个准宗教作家，一个钟爱宗教主题的寓言作家，一个现代人。一个有点抽象的卡夫卡由此显现出来了，这正贴合 20 世纪中期欧洲和美国知识分子的胃口，荒诞主义者和存在主义者们津津乐道地谈论着卡夫卡。但是，到了 20 世纪后半期，一个更为微妙的卡夫

卡开始出现了。人们发现,以往的研究忽视了卡夫卡的布拉格背景、犹太人身份和个人生活的细节,一种新的寻根究底的研究潮流扭转了这种局面,尤其在卡夫卡的大量信件和日记公诸于世后,人们更是还原出了一个历史的卡夫卡:一个在具体时间具体地点的具体人物。

在这部传记中,卡夫卡就是这样一个具体的人。而故事发生的地点当然是在布拉格。

1920年的一个秋日,在其父母位于布拉格市中心奥培尔特大楼的豪华公寓里,卡夫卡站在窗前,用手划了一个圈,然后转身向他的希伯来语教师、犹太学者弗莱德里奇·泰伯格说:“我的一生都被圈在这个圆圈里了!”从窗口向外看,能看到布拉格旧城广场和尼克拉街,卡夫卡就读的中学、大学和他的办公室都离此不远。

如今,站在旧城广场上,人们再也无法看到卡夫卡所俯瞰到的一切了。从位于广场北面的奥培尔特大楼向东看,我们可以看见华丽的巴洛克风格的金斯基王宫。王宫的一楼右侧拐角就是卡夫卡书店,而在1912年以前,这里曾是卡夫卡的父亲经营的时髦用品商店。王宫背面是德语文科中学,卡夫卡在那里度过了中学时代。在广场的东南角,从卡夫卡书店通向奥培尔特大楼的是契里特纳大街(在卡夫卡生活的时代叫做泽特纳嘎斯)。广场的南面,有一座名叫“独角兽”的房子,卡夫卡读大学时经常去那里参加著名的贝塔·芳塔夫人沙龙。广场的最南面还连着一个小广场,那里总有熙熙攘攘的游客在老市政厅前围观著名的“十二使徒大钟”,穿过这些人群,我们就会看到弥努它大楼那花哨的五彩釉雕——卡夫卡一家曾经数次搬迁,这是他们住过的一处临时住宅。步行返回主广场,沿广场西侧走上一小段路,我们来到了广场的西北角,从这里可以看到卡夫卡出生时的房子,现在这所房子是卡夫卡展览室。多花一些时间,多走一些路,我们就会在布拉格旧城的街道上看到许多和卡夫卡有关的建筑。这提醒我们注意到,这位在想像中超越了一切界限的作家,在生活中却始终扎根在一个地方。

然而卡夫卡的根并不牢固。虽然卡夫卡在布拉格度过了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但这个城市总让他觉得不自在——不过,我们很难说出哪一座城市曾让卡夫卡感到全身心地放松。作为一个生活在布拉格的说德语的犹太人,又恰逢哈布斯堡皇室统治的末期,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的摩擦不可避免地会对他产生影响,尽管无形的界限已经取代

了犹太人区有形的墙壁。

在卡夫卡生活的时代,布拉格的犹太区在一场残暴的贫民窟大清洗运动中被彻底清理了。卡夫卡一家并不是布拉格犹太区的原住民,他们来自波希米亚南部一个名叫做弗尤登的小村庄。卡夫卡的祖父雅各布·卡夫卡(1841~1889)是一个屠夫,住在斯特拉科尼治附近的捷克村庄乌塞克村(今天已改名为做“奥塞克”)。当时,奥塞克是一个相当大的犹太人聚居地,卡夫卡的祖父和他的七个兄弟姐妹就住在“犹太区”小巷中的一间简陋小屋里。按照历史学家的看法,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波希米亚犹太家庭”,他们可能使用某种意第绪语或“犹太德语”,同时也使用捷克语。另外,雅各布的墓碑上除了有希伯来碑铭外,还用德语写着“Friede seiner Asche!”,意思是“愿逝者安息”。由此可见,他们还使用德语。

雅各布是一个“高大健壮的人”,他在奥塞克度过了艰难的一生,过着贫困的乡村生活,努力拉扯六个孩子。他结婚很晚,当时的法令规定除家庭长子之外的犹太人禁止通婚,因此直到 1849



弗朗兹·卡夫卡的父亲:赫尔曼·卡夫卡(1852~1931)他是在卡夫卡死后去世的。(柏林克劳斯·瓦根巴赫档案馆提供)

年,相关的法令放宽之后,他才结婚,那时他已经 35 岁了。他的儿媳,卡夫卡的母亲后来这样描述雅各布的妻子弗朗茨斯卡·普拉托弗斯基:“她是一个灵巧、勤劳的女人,她不辞辛苦,把孩子们培养成有用的人,对她而言,儿女是她一生奋斗的目标”。她还是村里的医生,卡夫卡对自然药物感兴趣或许得自她的遗传。

这对夫妇的第四个孩子赫尔曼·卡夫卡(1852~1931)后来成了卡夫卡的父亲,他是一个传统的笃信自

我奋斗的人，他曾历经苦难，并经常教育自己的孩子，不要忘记父亲受过的苦。“听着父亲无休止地挖苦同代人的、尤其是他的孩子们的幸福处境，同时述说他年轻时必须经历的千辛万苦，很让人觉得讨厌”，28岁的卡夫卡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谁也不能否认，由于他长年累月衣衫单薄，腿上伤痕累累，一直不能愈合；他经常挨饿，10岁时就推着小车走村串户，早出晚归，冬天也不停歇。然而他不愿理解，这些千真万确的事实和我没有吃过所有这些苦同样千真万确的事实却无论如何得不出这些结论：我过得比他幸福，而他可以因腿上的伤口抬高自己；他可以从一开始就认定，我不会赞赏他当时的辛劳困苦，正由于我没有受过同样的苦难，我就必须对他感恩不尽。我何尝不想听他没完没了地讲他年轻的时候，讲他的父母，但是他以一种夸耀和争吵的语气来叙述这些，可真让人难受。

高大魁梧的赫尔曼给敏感的卡夫卡造成了心灵上的创伤，假如他听到了儿子的反驳，他会把两手一拍，气恼地大喊大叫：“今天还有谁懂这些？孩子们都知道些什么？”有时他还会援引亲戚的例子，比如他的小妹，卡夫卡的朱莉姑妈，她“同父亲所有的亲戚一样长着一张阔脸。她的眼睛颜色或位置有点不大对劲。”从10岁开始，她就做起了帮厨女工。“寒冬腊月，她穿着一条单薄的湿裙子，急匆匆地忙活着，她腿上的皮肤裂开了，单薄的裙子上结了冰，一直要到晚上睡觉时才会干。”赫尔曼·卡夫卡后来到了布拉格，与他的兄弟姐妹不同，他抱着渴望飞黄腾达的野心，希望获得社会地位，住在尊贵的街区（这可以理解为一家人在布拉格旧城频繁搬迁的动机），同说德语的社会精英站在一起。卡夫卡总是对父亲的实用智慧和力量充满钦佩，同时又对他的自吹自擂深感厌恶。另外，父亲对他的创作丝毫不感兴趣，这也是弗朗兹·卡夫卡不能原谅的。

赫尔曼14岁就离开了家，独自外出谋生，他推着一辆手推车，走南闯北，贩卖货物。20岁时，他参军入伍，3年后当上了排长。后来，高唱过时的军歌成为他表达自己忠于奥地利的方式。同样，由于利益上

的需要,他也曾在布拉格鼓吹自己对捷克的热爱,甚至向人口调查员谎称他们一家人使用捷克语。从弗朗兹这方面来说,他是不肯参与这种欺骗的。一家人实际上都说德语——尽管据说赫尔曼在骂人时用意第绪语。

为了纪念居住在波希米亚的祖先,赫尔曼·卡夫卡到达布拉格后,把“卡夫卡”的姓氏注册为商品商标。他经营的文具上画着一只寒鸦——在捷克语中,“卡夫卡”就是寒鸦的意思——以提醒人们记住哈布斯堡皇室对犹太人的压迫。1781年10月,约瑟夫二世颁布了《宗教宽容诏书》,按照现在的标准来看,所谓的“宽容诏书”并非名副其实。这项诏书本着宗教的宽容原则,向犹太人开放各种形式的贸易和商业(尽管犹太人仍然不能在乡间拥有土地),目的在于更好地调动奥地利犹太人的积极性,使他们为国家服务。同马尔库塞在《压制的宽容》中分析的一样,这条法令在放松一只手的同时收紧了另一只手。政府鼓励犹太人建立他们自己的小学,条件是必须接受政府监督。大学和高等教育学院向犹太人开放。但政府同时禁止在商业记录中使用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1782年颁布的法令要求犹太人放弃犹太姓氏,采用德语的名和姓。当时很多人选用了动物和鸟类的名字,“卡夫卡”这个姓氏或许就是卡夫卡的祖先在18世纪末自己挑选的,也可能是政府强加给他的。“如果你发现犹太人不喜欢他们自己的名字,不要为此惊讶,”约瑟夫·罗斯这样写道,“对犹太人来说,他们的名字没有任何意义,因为那不是他们的名字……它们只是必需的代号。他们真正的名字是在安息日和宗教节日按《圣经·律法》所取的名字:他们的第一个犹太名,以及他们的父亲的犹太名的第一个字。”直到18世纪末期,伴随着《宗教宽容诏书》的颁布,波希米亚的犹太人才获得全面的解放,开始从农村向城市迁徙。赫尔曼·卡夫卡就是这场社会运动中的一个典型的例子。

卡夫卡的母系亲属有着不同的遗传特征。卡夫卡的母亲,尤莉·卡夫卡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她的家庭在易北河岸的波德布拉迪经营纺织和酿酒业,生意做得很大。她的父亲是波希米亚东部恒波勒治的织布商,他在年轻时结下了一门不错的亲事。新娘带来了丰厚的嫁妆:波德布拉迪的一幢房子和一家店铺。正如卡夫卡的朋友、遗嘱执行人、第一个为他写传记的人马克斯·布洛德所说的,卡夫卡的母系家族里“有

博学多识的人,并且往往是些有奇异的癖好、爱幻想的人,还有一些人则被这种癖好引入冒险的、富有异域色彩的或者离奇的、隐居般的生活”。卡夫卡无疑继承了祖先的这种特征。20世纪30年代,尤莉曾在一张小纸片上对她的家人进行了一番描述。她的祖父亚当·波利亚斯是“一个虔诚的犹太人,经常埋头研读犹太法典”。他在波德布拉迪有一家布匹店,虽然他把大量的精力用来阅读犹太法典的《塔木德经》,顾不上打理店铺,但生意仍然红火。他和他的妻子晚年移居到布拉格,住在旧城广场上的一座漂亮房子里,房子的



弗朗兹·卡夫卡的母亲:尤莉·略维(1855~1934)。她是在卡夫卡死后去世的。(柏林克劳斯·瓦根巴赫档案馆提供)

底层是店铺,上面一层是一个藏书丰富的书房。无论冬夏,亚当天天都到易北河中沐浴,有时河面结冰了,他就用镐砸开冰面。亚当有一个兄弟甚至更为虔诚,他总是将宗教法则规定佩带的信教线挂在衣服外面,而不是塞在衣服里面,常常被人取笑。亚当的另一个兄弟是名医生,他同家族中其他几个人一样,改信了基督教,这几个背叛信仰的人中包括尤莉三个富有的兄弟:鲁道尔夫·略维、阿尔弗莱德·略维和约瑟夫·略维。尽管如此,尤莉家族的人还是经常说他们比卡夫卡家族的人更为虔诚。

在一则日记中,卡夫卡谈到了自己的母系亲属。他写道:“我的名字,希伯来语叫做阿姆雷尔,和我的外曾祖父(亚当·波利亚斯)相同。他留有长长的白胡子,据母亲说,他是一个虔诚的博学者。外曾祖父去世时,我的母亲只有6岁,她记得当时她曾攥住外曾祖父的脚趾头,哀求他宽恕她在他面前犯下的所有过错。”尤莉的母亲以斯帖·略维在28岁那年患斑疹伤寒去世了,撇下了3岁的尤莉和她的三个兄弟。由于



卡夫卡的外祖父雅各布·略维(1824~1910),他住在波希米亚北部的奥塞克。

女儿去世,尤莉的外祖母“变得郁郁寡欢,不思茶饭,终日沉默寡言”。尤莉的母亲去世一年后,有一次,她独自出门散步,从此再也没有回来。人们在易北河发现了她的尸体。妻子去世后,尤莉的父亲不久就再婚了,第二个妻子后来生下两个男孩,很可能是这场快速的婚姻促成了尤莉的外祖母的自杀。

卡夫卡的几位舅舅给他带去了创作的灵感,我们在以后会发现,这种影响集中体现在他的小说《失踪者》当中。阿尔弗莱德舅舅是西班牙铁路局局长(这大概是他脱离犹太教的原因);齐格弗里德舅舅(尤莉的异母弟弟)最受卡夫卡喜爱,他是托雷伊斯的乡村医生;鲁道尔夫舅舅(同他的异母哥哥阿尔弗莱德一样,也是个鳏夫)是酿酒厂的记账员,他改信了天主教,行为相当古怪,但是比起他自己的舅舅内森,他还算正常。尤莉把内森称作是“疯子舅舅”。赫尔曼·卡夫卡常拿鲁道尔夫为例来教训儿子,每当卡夫卡“干了某件显而易见的蠢事”,他就会大骂:“活脱脱一个鲁道尔夫!”在赫尔曼看来,鲁道尔夫是一个“十足可笑,让人弄不明白,过于慷慨,过于谦让,性格孤僻而又多嘴多舌的人”。由于父亲常拿他和鲁道尔夫舅舅做比较,卡夫卡渐渐觉得自己的过失是“先天性的”,尽管他和鲁道尔夫之间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但是父亲的咒骂“至少使我开始模仿这位舅舅”。

弗朗兹·卡夫卡清楚地看到了卡夫卡家族和略维家族的区别。这似乎是一个带有明显的劳伦斯风格的故事:父亲粗暴而野蛮,母亲敏感而风雅,具有艺术家气质的孩子只同母亲亲近。但实际情况并不完全如此。赫尔曼·卡夫卡自然不是好学之人,他的文化生活仅限于在晚